

一战物典

改变一战的100件物品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00 OBJECTS

[英] 加里·谢菲尔德 (Gary Sheffield) 著

宋凌 文微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00 OBJECTS



一战物典

改变一战的100件物品

[英] 加里·谢菲尔德 (Gary Sheffield) 著

宋凌 文微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战物典：改变一战的100件物品 / [英] 加里·谢菲尔德 (Gary Sheffield) 著；宋凌，文微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218-12612-8

I . ①—… II . ①加… ②宋… ③文… III .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 IV . ① 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6580 号

First World War in 100 Objects

Text © Gary Sheffield 2013

Design © André Deutsch Limited 201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André Deutsch, a division of the Carlto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5-033 号

YIZHAN WUDIAN: GAIBIAN YIZHAN DE 100 JIAN WUPIN

一战物典：改变一战的100件物品

[英] 加里·谢菲尔德 (Gary Sheffield) 著
宋凌 文微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施勇 李响 皮亚军

责任技编：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50千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1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目录

- 前言 1
- 01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轿车 4
- 02 巴黎东站 6
- 03 德式钉盔 8
- 04 普鲁瓦亚尔的凯旋门 10
- 05 坦能堡战役纪念碑 12
- 06 “大贝尔塔”榴弹炮 16
- 07 法军的红色军裤 20
- 08 比利时狗拉机枪 22
- 09 法式阿德里安钢盔 24
- 10 战争债券 26
- 11 罗斯步枪 30
- 12 铁丝网 32
- 13 勒贝尔步枪 34
- 14 阿尔弗雷德·利特的“基钦纳勋爵”海报 36
- 15 小酒杯上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38
- 16 朗姆酒 42
- 17 肥皂 44
- 18 法制 75 毫米野战炮 46
- 19 土耳其软帽 48
- 20 防弹衣 50
- 21 齐柏林飞艇 52
- 22 阿尔贝的倾斜圣母像 56
- 23 商船 58
- 24 东非士兵帽 60
- 25 观测气球 62
- 26 “布韦”号战列舰 66
- 27 温斯顿·丘吉尔的雪茄 68
- 28 德国火焰喷射器 70
- 29 辛普森的驴子 72
- 30 哥萨克制服 74
- 31 “克莱德河”号 76
- 32 飞行帽 80
- 33 《每日邮报》对弹药丑闻的报道 82
- 34 列宁的火车 84
- 35 克虏伯工厂 86
- 36 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 90
- 37 简易防毒面具 94
- 38 米尔斯手榴弹 96
- 39 “旭日”帽徽 98
- 40 马铃薯捣碎器——德国手榴弹 100
- 41 战俘 102
- 42 泰西封拱门 104
- 43 廓尔喀弯刀 108
- 44 基希纳的海报女郎 110
- 45 西奈铁路 112
- 46 “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 114
- 47 复活节起义海报 116
- 48 狙击步枪 118
- 49 印度支那劳工的帽子 120

- 50 采采蝇 122
- 51 凡尔登的鸽子 124
- 52 堑壕地图 128
- 53 家庭照片 130
- 54 士兵家电 132
- 55 假肢 134
- 56 第八东萨里团的足球 136
- 57 纸牌游戏 140
- 58 急救包 142
- 59 波济耶尔磨坊 144
- 60 钢丝钳 146
- 61 戴着阿拉伯头巾的劳伦斯 148
- 62 苏格兰裙 150
- 63 配给证 154
- 64 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墓 156
- 65 齐默尔曼电报 158
- 66 《笨拙》漫画 160
- 67 U艇 162
- 68 罗尔斯·罗伊斯装甲车 166
- 69 刘易斯机枪 168
- 70 “红男爵”的三翼机 170
- 71 “柠檬榨汁器”式帽子 172
- 72 无线电收发机 174
- 73 西格里夫·萨松的反战书 178
- 74 士兵的《圣经》 180
- 75 玩具兵 182
- 76 桑达姆纪念教堂 184
- 77 战地电话 186
- 78 阿尔卑斯高山帽 190
- 79 香烟 192
- 80 蓝马克斯勋章 194
- 81 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198
- 82 坦克兵面罩 202
- 83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背水一战电令 204
- 84 赫尔曼·戈林的福克 D.VII 型战机 206
- 85 捷克军团的旗帜 208
- 86 雷诺 FT 坦克 210
- 87 先进的防毒面具 214
- 88 马克 V 型坦克 216
- 89 伦敦第五十八师纪念碑 218
- 90 贝利库尔隧道 220
- 91 布尔什维克海报 222
- 92 防流感口罩 226
- 93 贡比涅的火车车厢 228
- 94 德皇的退位诏书 230
- 95 法西斯黑衫 232
- 96 英联邦战争公墓的墓碑 234
- 97 凡尔赛镜厅 238
- 98 无名战士纪念碑 240
- 99 《西线无战事》 244
- 100 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像 246

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残酷性都史无前例。战争将国家和社会置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直到今天，人们都能感觉到一战带来的影响。首先，一战打破了1914年各方势力的平衡。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丢失了大片领土，德意志民族也遭到羞辱。但它的衰落只是暂时的，之后的二十年间，它再次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融汇了多种语言和多个民族的奥匈帝国则分裂为数个小国，现代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战胜国获得了不同数量的财富。法国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实力却被削弱。民族主义势力在战争中崛起，而这场战争将在两代人的成长时间内，摧毁大不列颠的帝国体系。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国风采初露头角，它暂时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

回看历史，沙皇俄国在1917年土崩瓦解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并排除万难，存活下来，最终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新政府推行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十分巨大，这套意识形态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为基础，在接下来的70年间，与另一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相争相斗。英国、法国、美国（美国尤为突出）都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拥趸。1914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被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在此期间爆发了两场激烈的世界大战，以及一场冷战。直到1989年至1991年期间，这场意识形态之争才最终落下帷幕，成立于1917年的苏联政权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不言而喻，对其有相应的理解十分必要。在普罗大众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总是笼罩着一团迷雾，英语世界尤其如此认为。

获邀通过100件相关物品，创作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书时，我被这项挑战迷住了。这给了我一个

机会，去探寻战争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战争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一面。在选择这100件物品的时候，我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在罗列这些物品的时候，我故意使名单具有折中性。我无意于列出一张十分全面的单子，我也乐于承认，在选择这100件物品时，我也藏了“私心”，侧重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有时候，我的阐述方式十分直接。在《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背水一战电令》一节中，我主要介绍了黑格爵士本人以及他下达该命令时的背景。部分内容中，给出的主题不过是个跳板，我利用这个跳板，讲述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因此，介绍法国村庄普鲁瓦亚尔华丽的一战纪念碑时，我借此讲述了敌人占领下法国和比利时部分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

虽然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但我身后还有一群杰出的作者，他们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功不可没。菲洛米娜·H·拜德赛博士（Dr. Phylomena H. Badsey）主要负责第10、17、53、54以及74节；迈克尔·洛克西罗博士（Dr. Michael LoCicero）负责第6、9、11、12、13、25、26、28、38、69、84以及86节；斯宾塞·琼斯博士（Dr. Spencer Jones）负责第20、22、30、36、40、41、43、44、48、52、55、58、60、63、72、73、77、90、98以及100节。我非常感谢这三位作者，也向我的编辑——卡尔顿出版社的凡妮莎·道布内（Vanessa Daubney）致以谢意，与她共事非常愉快。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感谢他的耐心工作，以及他的助手阿历克斯·古德温（Alex Goodwin）。最后，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家人。谨以此书致我的侄儿——杰克。

加里·谢菲尔德







军事历史博物馆中一辆带有弹痕的轿车毫不客气地提醒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源于巴尔干半岛。这是一辆四缸32马力的格拉夫&希夫特敞篷1911款豪华轿车。这款车因此而知名。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乘坐此车参加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①首都）举行的一场官方宴会。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大家都认为他不久后将成为新一任皇帝；他年迈的叔叔，现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已经快84岁了。对于弗朗茨·斐迪南而言，此次来萨拉热窝是冒险之举。奥匈帝国1908年才吞并波黑，当地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19世纪，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地获得巨大成功。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多民族帝国，也承受着来自国内外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大的压力。

塞尔维亚人给奥匈帝国出了一个难题。巴尔干地区是奥匈帝国最后一块势力范围，而维也纳认为，独立的塞尔维亚国，是一个蛮横无礼、自命不凡的对手，它为了占领帝国的土地，在帝国内部引发纷争。弗朗茨·斐迪南此次访问萨拉热窝，旨在声张帝国权威。但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尤其是斐迪南大公竟在塞尔维亚国庆日到访。大公应该意识到了他面临被刺杀的风险，因为在那个时代，皇室成员被刺身亡是真实存在的危险。1898年，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②遇刺身亡。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黑手党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刺杀大公。他们的背后是自行其是的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刺杀并非出于塞尔维亚政府的授意。

行动从一开始就搞砸了。一个刺客一看到大公的座驾就泄了气，另一名倒是扔出了一枚炸弹，却误中副车。尽管如此，宴会结束后，大公驱车离开时，司机拐错了弯，刺客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里。车辆掉头时，他射杀了大公及其平民出身的妻子索菲亚女公爵。普林西普自杀未遂，当场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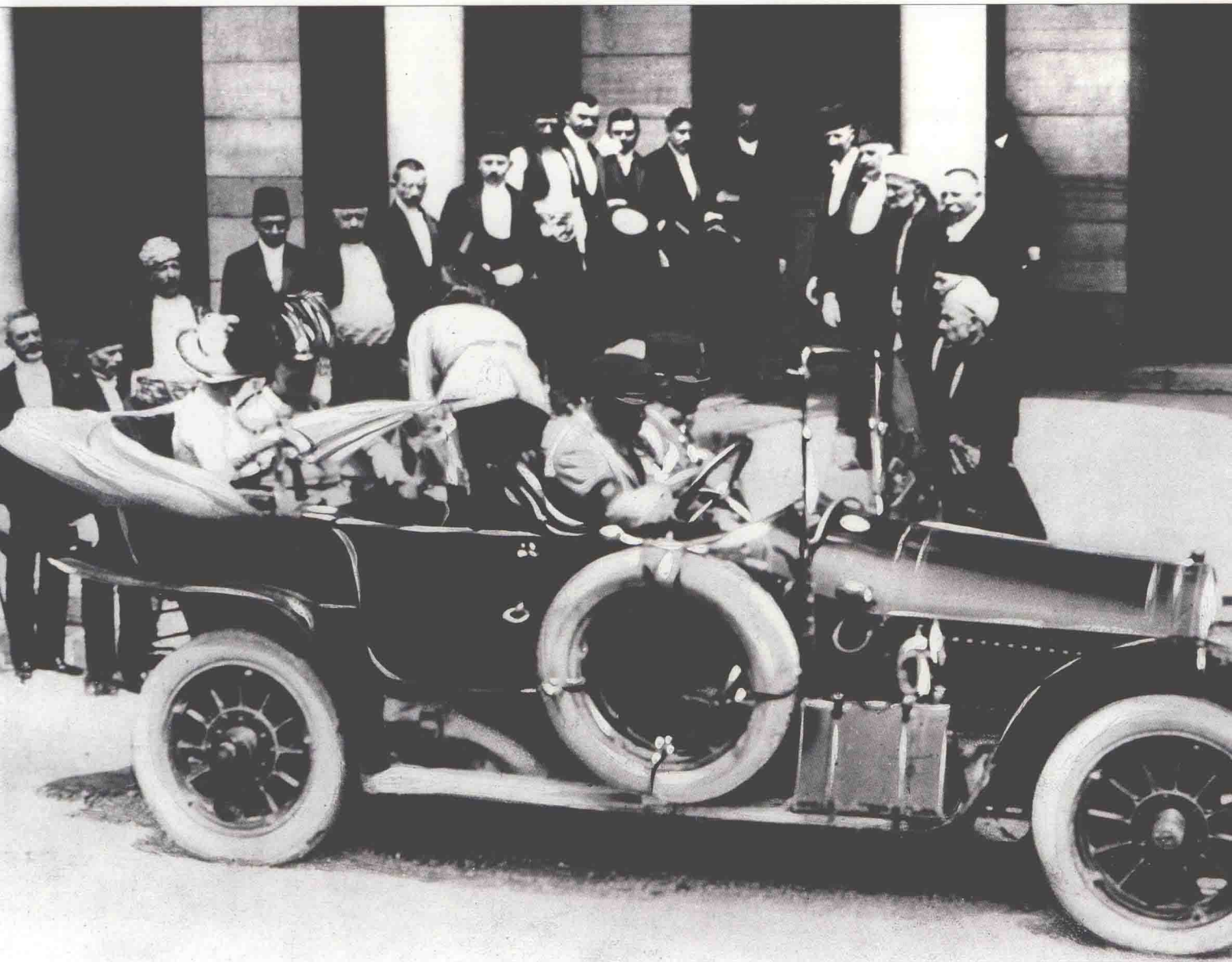


距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到一场全面战争在欧洲爆发，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这场危机从一起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地区性冲突演变为终将席卷所有列强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大战。还有一些诱发本次大战的因素，试举三例：德国人对霸权的追求、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和俄国人对重登世界舞台的渴望；但这些不应掩盖一个事实，即奥匈帝国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反应促成了战争的爆发。刺杀事件后，它决定不计后果

向塞尔维亚宣战，以此作为对塞尔维亚的惩罚。7月23日，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虽然塞尔维亚几乎答应了维也纳所有的要求，但战争还是在五天后爆发了。几乎可以肯定，奥匈帝国的决定会使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以及俄国的盟友法国卷进来，并使一场巴尔干冲突升级为欧洲的全面战争。这是奥匈帝国的一次致命赌博。它的盟友德国决定支持这次冒险。这意味着，维也纳和柏林的一小撮决策者就是引发一战的主要责任人。

① 即波黑。——译注

② 即茜茜公主。——译注



对页图：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射杀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索菲亚。由于被人群包围，他无法使用炸弹，而是不加瞄准使用手枪射击

上图：遇刺前一刻，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市政厅外。两人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逃过一劫：一枚投向大公座驾的炸弹被轿车的折叠车篷弹出去，最后在另一辆车的车底爆炸

巴黎东站是巴黎的两大火车站之一，它是通往西线的门户。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格雷戈里写道：“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1914—1918年的各首都城市，都无法离开铁路，甚至无法想象没有铁路的情况。”1870年的普鲁士军拥有能力远超敌方的参谋部门，通过国内四通八达的战略铁路运输网，在普法边境快速集中兵力，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开头棋差一着之后，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再也未能恢复过来。从此人们的心中深深记下了这样一个教训：开战初期的部署速度极端重要，而且不要将主动权交给对方。20世纪60年代，颇具争议的历史学家A.J.P.泰勒甚至认为，在1914年7月危机期间，战争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动员计划的僵化使得政府丧失了灵活性。泰勒表示这是“一场被火车时刻表强加到政治家头上的战争。对铁路发展史而言，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高潮”。虽然有些夸张，但他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事实：比如说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即依靠战略铁路，集中兵力在西线击溃法国，然后再移师到东面对抗俄军。

1914年战争真正爆发时，铁路在支援前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一场物资战争的进行，取决于一个高效的运输系统能否将人员、弹药、食品和邮件等从国内运到前线，有时候还需要轻轨运输。铁路也用于运送战士们回家度假。一旦战事需要，铁路还要承担起

大规模军队调动的任务，比如1918年3月鲁登道夫攻势前夕，德国将好几个师从俄国前线调到法国进行重新部署。因此，像巴黎东站这样的大型火车站就具有了相当高的军事价值。

1914年秋天，许多来自战区的难民抵达巴黎东站。一位妇女记录道：“一队队可怜人”，“带着他们仅有的财产，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景象了”。巴黎东站和北站都处于军事管制状态。在难民潮过后，几乎就看不到平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或回家度假，或返



回前线的大批士兵。1916年末，巴黎东站每天人流量高达6 000人次；1917年10月，每日有五列休假火车进站，同时，发出六列开往前线的火车。东站和其他车站周围出现了官方

或非官方的建筑群——宪兵哨所、小卖部、酒吧、妓院（包括大量的流莺）和黑市（士兵们可以在那里通过非法销售他们的装备来获得急需的金钱）。这样的情景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伦敦、柏林以及整个欧洲的其他大城市。志愿机构剧增：在巴黎东站和其他地方，美国红十字会开设了“士兵餐厅”。一名战士回忆道，当他们到达巴黎东站时，“迎接我们的总是逐渐散去的蒸汽味和煤炭味，尿骚味混杂其间。但你总是会感到非常开心”。这并不奇怪，因为列车上没有厕所。



对页图：1914年8月，满载新兵的火车正要离开巴黎东站。至此，大约已动员了290万法国男性

上图：1914年8月，人群目送预备役军人从巴黎东站出发。铁路经这座总站穿过法国，通往东方。它是军队向东赶往前线的主要中转站

钉盔，又称矛尖盔，是德意志帝国的制式头盔。它是德国军国主义的象征。普鲁士军队于1840年首先使用该型头盔。1914年式钉盔是由皮革、黑色烤漆以及帽顶中央一个竖起的金属矛状顶钉构成。头盔前部有一块由黄铜制作的装饰物，通常是帝国之鹰，不过也有许多变形。帝国军队的士兵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比如来自巴伐利亚地区的军队就是采用巴伐利亚盾徽装饰。另外，炮兵帽顶不是矛状顶钉，而是一个圆球。乌兰枪骑兵头盔的帽体部分和钉盔类似，但帽顶则是经典的波兰方顶帽样式。

现役钉盔通常罩着一块盔罩，不过钉盔很快就成了英国皇家海军海上封锁的受害者。由于无法进口皮毛，于是烤漆钢铁头盔和其他一些材料制作的替代型头盔应运而生。

军装样式往往能反映出军事上的胜利。携普法战争（1870—1871）大胜之威，普鲁士军被视为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于是许多国家的军队也采用了普军样式的军装。戴着法式平顶军帽的英国士兵在1870年之前的衣着明显带有法军风格，但在那之后，英军的穿着就带有德式风格了。讽刺的是，1914年许多英军步兵团的全套军礼服所配的钉盔上的盾徽，看上去明显和他们敌人的非

常相似。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盟友在以前战争中的表现的无声批评！幸运的是，在西线，部队很快就换装成卡其布军服和尖顶软帽。

钉盔是协约国盟军最喜欢的一种“战利品”。有许多照片中的英国士兵戴着缴获的矛尖盔，最后它们

中的许多都成了军事博物馆的展品。在东线，德国军队有时需要前往增援奥匈帝国的友军，诸如钉盔之类的德军特征物都被勒令隐藏起来，以免被俄国人发现他们的存在。

虽然矛尖盔是一战中德军的象征，但最终还是被看起来更平凡的德式钢盔（钢制头盔）所替代。一般说来，是从1916年初开始换装的。“煤斗”形状的钢制头盔能够提供更好的头部防护，而德式钢盔经过改进后，在二战中再次成为德国军人的象征。钉盔并没有从战场



上完全消失。1917年，军官们还继续戴着它，不过矛尖已经被去掉了——实际上，这玩意儿就是告诉协约国盟军狙击手：这是个高价值目标。一直到1918年，它才在前线部队里消失，但仍为后方的军官们使用。与其遭遇类似的还有象征法军的法式平顶军帽——它被阿德里安式钢盔所取代。事实证明，钉盔并不适用于堑壕战。钉盔的消亡，是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出现的征兆。



对页图：一张一战期间的德国蜡烛广告，图中强调：“经久、强悍和活力”

上 图：一顶饰有帝国之鹰的德式钉盔

坐落于巴黎夏尔·戴高乐广场的凯旋门是法国军人荣耀的象征之一。它建成于1836年，是一座纪念拿破仑一世及其军队的丰碑。一战后，法国人在凯旋门正下方盖起了一座无名烈士墓，墓中长眠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墓前有一盏长明灯，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法国将士。

毫无戒备的游客在法国皮卡第地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一座小村子里有一座小了一号的“凯旋门”。一战后，许多地区选择用这样一座雕像来纪念一战：一名穿着厚重长大衣，戴着阿德里安式钢盔的法国士兵。但是普鲁瓦亚尔选择把战争的记忆铭刻在一座与巴黎那座战争丰碑相似的建筑上。这就好像是英国诺福克郡或者美国阿肯色州的人民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碑或者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来承载他们对战争的感触。普鲁瓦亚尔凯旋门下尊脚踏德式钢盔的法国士兵雕像。这座纪念碑铭刻有如下语句：“我们胜利了！”——这句话改自贝当在凡尔登战役中提出的战斗口号：“我们必将胜利！”

普鲁瓦亚尔和许多城镇、村庄一样，因为地理因素被卷入了战争。1914年8月，德法在此地打了一场仗。4年后，在亚眠战役的余波冲击下，一次激烈的战斗在此展开。据一名英国记者的记载，10个澳大利亚旅在坦克的支援下，向普鲁瓦亚尔挺进。“敌军的重机枪火力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澳大利亚人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企图。（后续的）行动……艰难冗长而又度日如年。”尽管如此，迫于侧翼压力，防守方还是撤退了。当战争发

展到那个阶段，当地居民不得不“在非常糟糕的处境下”，背井离乡，或去德国，或去比利时，成为自1914年起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和比利时难民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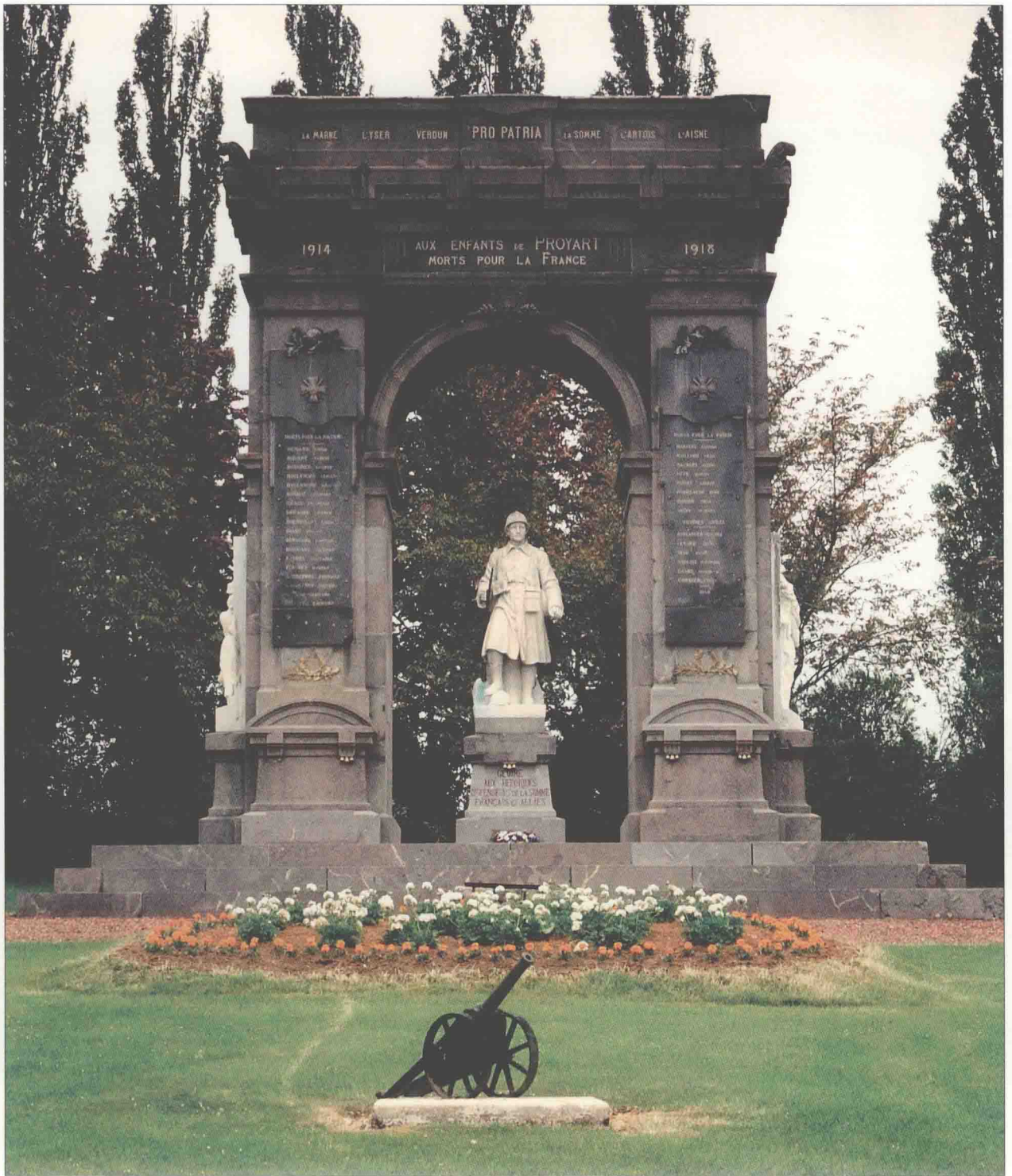
如1914—1918年这般的全面战争中，德占区法比人民的命运是战争固有的蛮横和暴力的又一例子。如法国历史学家斯特凡纳·奥杜安·鲁佐和安妮特·贝克尔所写，“自1914年开始，人们迎来了真正的恐怖。战争进行了四年，血雨腥风也整整持续了四年……当时的想法



是，出于羞辱占领区人民的心理，要系统地使用特殊的、暴力的手段震慑对方”。食物短缺，即便有，也非常昂贵。法国平民——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因为青年人在1914年都应征入伍了）——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军人；占领军厉行通行隔离制度，人民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占领军把平民视为人质，把报复强加到他们头上。许多平民被强征劳役。1916—1917年，大约12万名比利时人被船运到德国，在战争工厂中劳作。一名美国人回忆他见到的比利时劳工时说：他们

“骨瘦如柴、青筋毕露；虚弱得没法自己站住，再饿下去，就真是病人膏肓了。和1940年那场席卷全人类的大规模征服和奴役相比，这只是噩梦的序曲。但在1917年的我们看来，这场浩劫依旧是史无前例的恐怖”。

如上文所引述的，在对待占领区人民方面，德意志帝国及后来者纳粹德国在行为上有极强的关联性。在这方面，德国皇帝统治下的德国虽然并非有意识进行大屠杀，但其行为也是极其恶劣的。



对页图：浮雕“出发”，描述了一名士兵在奔赴前线之前和家人告别

上图：普鲁瓦亚尔纪念碑是由诺尔芒一家捐建的，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纪念碑的主体建筑包括一个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纪念那些为法兰西战斗而献出生命的烈士

1914年8月，德军在东普鲁士战胜俄军，这是充满象征价值的一次胜利。虽然这场战役发生在阿伦施泰因镇附近，但还是以几英里外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坦能堡”为名。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几乎被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全歼。将当前和斯拉夫敌人的斗争与这件往事联系起来，这样的宣传鼓动极为有力。

就歼敌数量而言，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并非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俄国军队的规模大得足以承受一次大约5万人死伤和9万人被俘的战役。从短期来看，俄国人依然获得了一系列对奥匈帝国作战的胜利。甚至迟至1916年，俄国还发动了“布鲁西洛夫攻势”——这一攻势在初期成果斐然。但是，坦能堡战役的胜利是一次重要的心理胜利。它使将兵力大部分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对从东方滚滚而来的“俄罗斯压路机”不再畏惧。而且，此役除了打击俄国政府对俄军的信心，还使得英国发现，俄国和法国需要英军对其进行直接支援。因此，此役还促使英国更深入卷入西线战役。

坦能堡战役的意义在东线其余战役之上。它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德军名义上的指挥官保罗·冯·兴登堡上将（此役后晋升为陆军元帅）是一位民族英雄——虽然其下属马克斯·霍夫曼和埃里克·鲁登道夫在战斗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此役还体现了德国军队的优秀，最好的例证便是绝对的数量优势在出色的指挥艺术

和机动能力面前不堪一击。此役是因俄军入侵东普鲁士而爆发，根据《凡尔赛条约》第231条款（通常被称为“战争罪责条款”），德国因其侵略行为需要对战争负全责，将此役定义为防御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场战役也被视为条顿人对俄国“野蛮人”的胜利——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后，该主题变得特别重要。

从1927年开始，人们花了三年时间修建坦能堡战役纪念碑。兴登堡出席了奠基仪式。瓦尔特和约翰·克鲁格共同设计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外形为一座八边形的



城堡，对边相距100米，每条边高6米并矗立着一座23米的高塔。纪念碑内长眠着20名在此役中牺牲的“无名”战士。他们的墓顶是一个12米高的十字架。后来，纳粹把坦能堡战役纪念碑变成了兴登堡陵墓。兴登堡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在他任德国总统期间进一步加强了——

1933年，他指派希特勒为德国总理。1934年，在希特勒的关注下，“无名”战士墓被兴登堡和他妻子的合葬墓取代。这样，坦能堡战役纪念碑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一个象征。它把希特勒的统治和过去的荣耀连接起来。

1945年1月，苏联红军攻进东普鲁士。德国当局将兴登堡及其妻子遗体搬走，并破坏了纪念碑的部分结构。二战结束后，此地成为波兰的国土。阿伦施泰因改名为奥尔什丁。今天，纪念碑的部分残骸在无声控诉着兴登堡和希特勒时代德国带来的破坏。